

珍藏62年，再忆往昔

□本报记者 范丽萍/文 李英平/图

家住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优胜街社区17号楼的高秀珍，今年85岁，精神矍铄，十分健谈。6月15日，她拿出自己珍藏了60多年的老照片，回忆起她参与矿区建设的那段时光。

“这是1958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照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，平时都夹在镜框里，可稀罕。”高秀珍说，她是农村穷苦家庭出身，当过文艺宣传员、生产队队长，后来招工到原矿务局第一建井工程处参加矿区建设。那个时候，社会物资条件匮乏，照相馆也非常少，拍照片是件很奢侈的事。为了拍好照片，她做了一件当时最流行的灯芯绒褂子，梳着两条大辫子，很年轻，也很上镜。照片冲洗出来后，她爱不释手地看了又看。

后来，高秀珍又到照相馆翻拍放大了一张，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。她说：“或许在别人眼里，这就是一张普通的老照片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不仅记录了我的人生历程，更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放，时间越久，记忆越深刻。”

高秀珍的自述

1958年，我从叶县老家招工到原矿务局第一建井工程处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到西区马道矿参加房屋基建，包括医务所、职工及家属宿舍、职工食堂等。当时的房子都是黏土砖房，用来盖房的黏土砖都是我们连队一块一块脱坯烧制的。

参加矿建 脱坯和泥样样行

整个连队有120人，其中男的40名，女的80名。当时我23岁，劳动能力强，思想活跃，再加上以前就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，所以连队里的人从不小看我，还推举我为“劳动模范”、“劳动标兵”，生产连长。

脱坯、和泥是比较累的活儿，不光手脚并

用，还有一定技术含量。泥和不匀实，缺少黏度不成型；坯子脱不好，扣在地上就会烂。大冬天，我都是脱了鞋站在泥里踩，真叫一个冷，没个几百下、上千下的踩踏，泥是和不好的。不过好在砖场设在有山有水的朱家坡，就地取材，也省了大伙儿不少事。

头天下午和好泥，次日凌晨4点起床脱坯。当年大伙儿给我编了一段顺口溜，至今难忘：朱家坡，四面都是山；中间露着一块天，高连长搬着坯子跑得欢！

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基本上没人偷懒。有几位从长葛来的姐妹，干了一天活儿，晚上还要纳鞋底，真让人佩服。

抽调食堂 经受考验加油干

在砖场干了三个月，临近春节的时候，我被抽调到矿区机关食堂做服务。

那时在食堂工作，不像现在的饭店有明确的分工，端菜、蒸馍、擀面条、擦桌子、择菜……啥活儿都得干。我在家里排行老大，经常干家务，所以这些活儿对我来说都很容易。

食堂班长看我干活仔细又麻利，还曾故意把一二十张饭票撒在餐桌下考验我。当时，我并不知情，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了饭票，心想捡到东西都应上交，就赶紧把饭票整理好交给了班长，受到夸奖。自此，食堂里有什么重要的安排，班长都让我去。

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三年，每一天都是充实的、快乐的，也与领导、同事结下了深厚情谊。原本我以为会一直在食堂干下去，但没想到1962年又被调到一矿，而这之后，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如今我已儿孙满堂，生活无忧，过上了安享天伦的日子。但每每看到家里的老照片，往日在砖场、食堂干活的场景就会涌上心头。我多想再回去看一看那里的变化，找一找青春的记忆。



▶ 1958年，刚刚参加工作的高秀珍照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

▼ 如今85岁的高秀珍仍下厨做饭，厨艺依旧



儿女远游，再难聚齐

□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/图

今年84岁的张秀芝是市实验中学的退休教师，近两年来，虽身体欠佳，但思维敏捷，听力也不错。与性格开朗的她交谈有种愉悦感。

张秀芝和老伴儿胡剑峰很重视子女的教育，学习上的要求尽量有求必应，培养出的子女和孙辈都很优秀。

“我家五个子女四个是大学生，三外孙去年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全日制研究生，大外孙、二外孙研究生毕业，现在都已参加工作，上高中的大孙子成绩也不错。”说起子女和孙辈，张秀芝特别欣慰。

张秀芝家住新华区光明路街道迎宾社区，退休后喜欢看书、翻看老照片。相册里，一张40多年前拍摄的黑白全家福尤为珍贵。照片右侧的张秀芝一头短发，最左侧穿中山装的是胡剑峰，其他是五个孩子。

张秀芝说，这张照片是1979年春节前，胡剑峰从西安出差回来在家属院拍的，是他们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。

张秀芝的自述

我在家排行老三，从小爱学习，虽然家里穷，但家人很支持。初中毕业时，由于成绩优异，我被保送到当地高中就读。

结束两地分居 拍下第一张全家福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经人介绍，我与从部队转业、在北京建设工程部门上班的胡剑峰结了婚。婚后，我考上了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（现河南大学）。1966年毕业，次年被分配到当时的平顶山市一中教语文，1993年学校改建，我来到市实验中学工作，1995年退休。

最初，我和老伴儿一直两地分居，女儿出生后，只得委托婆婆或姐姐帮忙照顾。1973

年，老伴儿调回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，一家人才算团聚。他平时工作忙，经常出差。我一边上班，一边照顾孩子。记得最清楚的是，晚上孩子们挤坐在一张圆桌上写作业，桌上放着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工具书，遇到不会的自己查询或向我请教；而我就趴在房间一角忙工作，12点前从未睡过觉。

1979年春节前，老伴儿从西安出差回来，他让同事帮我们拍了这张全家福。这也是我们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，那年大女儿17岁，小儿子5岁。老伴儿身上的中山装还是我做的。之前，我去北京探亲时，跟着当地人学会了做中山装。

儿女学业有成 分隔多地亲情依旧

家里孩子多，我们经常教育孩子们：只有好好学习，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，才能有好出路。而且只要是学习上的事，我们都很支持。

1979年，大女儿考上大学后，缺专业教材，我就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专业书籍，让去郑州办事的同事帮忙捎去。1988年，大儿子到上海上大学。担心初次远离家门的他不适应，我经常给他写信，鼓励他努力学习，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。他想交钱报个电脑班，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但我二话没说，直接寄钱过去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老了，孩子们相继长大了。除三女儿外，其他四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后，两个女儿在我省电力系统中班，三女儿在市区一家企业就职，现均已退休；大儿子在加拿大工作、定居，小儿子在杭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

儿女远游，再想凑齐拍一张全家福不容易了，但浓浓的亲情依旧，孩子们有时会回来，有时会把我们老两口接到身边。今年春节，因为疫情，四个子女没回来过年，但我们经常电话或微信联系。



▲ 1979年春节前拍的全家福



▶ 6月14日，张秀芝夫妇与小儿子视频聊天